

「你果然輸了，短腿。但有一說一，我以為你會就這樣躺平在45樓呢？是我小看跳舞仔的體力了。」

「我……幹你的……祖宗……十八代……呼……呼……操……」

這其實是算布爾文的失策，畢竟他一開始以為擂台是在那棟大樓附近，沒想到的是——是在那天殺的66樓樓頂啊！還是已經斷電不能搭電梯的66樓樓頂！雖然一開始他是穩穩的跟著穆雷德與布雷夫走樓梯沒錯，不過所有的體力都在途中被炸裂殆盡。

艱難的和室友們說先上去讓他在樓梯間躺一下便直接陷入了一片昏眩，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才轉醒，爬上樓看到認識的人真的沒有其他想法，直接一邊喘一邊髒話連串好幾分鐘後才仔細看看這所謂的「擂台」是什麼模樣。

廣大的直升機停機坪，上面來到現場的人們已經開始捉對對戰，有明顯是放水的、也有殺紅眼不死不休的……空氣中濃厚的血腥味彷彿讓布爾文回想起學校剛進入喪屍狀態的模樣，他轉頭看向兩人。

「所以是要我們切磋切磋，還是找個人大幹一場？」抓抓頭，突然好希望下場大雨把頭髮裡面的那些污垢給洗掉啊。「如果要減少傷害，內戰是最好的方式……」

「你覺得我和你切磋不受傷的機率是多少？別傻了布爾文，先不論我懂戰鬥知識這前提，我也不是沒看過你一眼不眨就把喪屍幹掉的樣子……簡直是瘋子。」雖然是這樣講，但穆雷德帶著的表情竟帶有一點點的讚賞。「還有，你看看布雷夫。」

「……幹嘛？不要看我，況且我的生命值……」布雷夫輕聲，或許是氣氛又轉變成這樣的殺戮與不安，他的牙齒死死咬著嘴唇，甚至要流出血來的那種。「我不想不小心殺掉……」

……你這樣反而容易被殺掉吧喂。

沒有把心裡的吐槽說出來，拍拍布雷夫的肩膀的同時布爾文看了一眼自己手錶上的生命值，95這個數字是代表自己在什麼地方受傷了嗎？這倒也無妨，反正還沒歸零嘛。

「看來得分批行動了。」

不知怎的，布爾文放下了一直用緞帶綁著的髮——寶石般的眼睛閃著他人才能看出來的興奮的光，隨意將球桿握著，沒有等講話的對象做出回應，他便跑向似乎有落單的人的方向。

——穆雷德和布雷夫要死的話，至少要在自己的手上，才不會讓資源給別人搶走。

很現實，也是他不敢講的內心話。

他知道戰鬥就是為了活下去，卻也懊惱著，為什麼這些日子下來在自己做出這種「遊戲內才能幹」的事情會異常的熱血沸騰？無論是打喪屍、控制絕望之人的心靈、殺人……這些都讓他心臟蹦蹦跳著，情緒高昂的如同穆雷德所形容的那樣。

簡直是瘋子。

是啊，如果不是瘋子，會直接找上一個似乎剛拿下三連勝的傢伙詢問說「要不要賭上性命來場決鬥」那樣的話嗎？

對方的架式似乎之前待過拳擊或武術相關的社團，學習過戰鬥的人配上手中鋒利的瑞士刀、基本上就是一個勝利方程式，只靠著戰鬥本能和一些小聰明的布爾文基本上是沒有勝算的。

動真格的男人往布爾文的頸動脈就是一道揮擊，自覺不好的他用最快的速度閃過，卻只看到一束藍色的髮與血花在空中飄散著——幸好沒有傷到要害，可脖頸上的刺痛告訴他剛剛差那麼一點就要和這世界說再見了。

喘息著，眼前因為開始失血而模糊，還伴隨著不知何時受傷的血液沾染到目光。眼前的一切變成了慢動作，敵手似乎因為「戰鬥了太久」而失去了當機立斷的思考能力，只是帶著扭曲的神情，丟下刀，往布爾文的臉上就是一拳。

——操你媽痛死了！

或許是迴光返照的瞬間清醒吧，吞下了嘴中的血沫後用盡最後的力氣用力往眼前那人的胃部揍下去，在對手吃痛到踉蹌的短短幾毫秒，布爾文再次抓起了高爾夫球桿。

「我會讓你後悔剛才沒有拿刀直接幹掉我，你這個——殺人殺到變白癡的傢伙！」

大吼的這句話何嘗不是在說自己？不過布爾文並沒有自覺，沉重的鐵製前端在砸中人體脖頸的喀搭聲響徹在他的耳邊，接著就是拼命的往屍體的頭部砸著，動作輕鬆的就像是按下手把上的攻擊鍵。

第一下、頭骨碎裂與東西砸入肉的悶聲明顯無比。

第二下、紅色的、黃色的——各種色調在空中飄散著。

第三下、第四下、第五下、第六下……

直到曾經是人類的存在變成了一坨無法說明的「那事物」之後，布爾文才全身癱軟的躺在擂台之上，無力的宣示自己得到了這場戰鬥的勝利。

-

以為自己即將要被趁火打劫時，布爾文對上的是一對金黃的雙眼。

「欸，看來你沒啥事啊、穆——拉我一把，還是殺我拿到積分換食物？」

「殺掉你也才十分，太不划算了。布爾文，你的存在可比那些東西有趣多了啊。」

穆雷德拉起了傷痕累累還斷了一大截頭髮的布爾文，如此說道。

「走，你至少還有理智……保存點力氣，我們得把布雷夫從這是非之地給架走呢。」